

重構五四運動：

傳播、宣傳與國際行動者之角色^{*}

魯道夫·瓦格納^{**} 著

潘建維^{***} 譯

摘要

本文探討五四運動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政治傳播的媒體環境之互動，特別關注外交官、記者、與知識分子在輿論與宣傳中的關鍵角色，並重新審視五四運動作為全球戰後民族主義與公眾傳播實踐的重要性。藉由爬梳檔案資料、報刊及私人書信，本文重構1915年

^{*} 本文彙整自己故魯道夫·瓦格納（Rudolf Wagner，1941-2019）教授所發表的兩場主題演講。第一場演講發表於2019年4月12日在哈佛大學舉行的國際研討會「五四@100：中國與世界」；第二場則發表於2019年6月26日，在海德堡大學為表彰瓦格納教授所舉辦的學術會議「中國與世界——世界與中國：跨文化視野」。

^{**} 魯道夫·瓦格納教授為歐洲著名漢學家，曾任德國海德堡大學資深教授暨「全球脈絡下的亞洲與歐洲：文化流動的不對稱性」菁英研究群協同主持人，主導創建「中國公共領域的結構與變遷」研究小組。研究涵蓋道家思想、魏晉玄學、中國近現代史及跨文化研究等領域。1993年榮獲萊布尼茨獎，2019年榮獲卡爾·雅斯貝爾斯獎，學術聲望隆著。

^{***} 譯者現為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中國中心圖書館中國與韓國學科館員。

所簽訂的《二十一條要求》至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的跨文化的互動脈絡，分析國際傳媒、宣傳機構及中國知識菁英之交互關聯，進而拆解過往以民族主義為中心的五四運動敘事。

五四運動的政治動員深受全球輿論與戰時宣傳觀念啟發，其核心在於維護中國主權與應對日本威脅，中外參與者們面臨七項挑戰，其中包括《二十一條要求》、巴黎和約爭議、國際銀行財團壓力、阻撓日英同盟續簽與推動山東歸還等議題。1930年代的美國對華新聞委員會亦延續此運動精神，彰顯其對中國外交與國際輿論的深遠影響。

本文挑戰將五四運動視為單一民族啟蒙與反帝運動的傳統「大敘事」，並揭示五四運動可被視為近代中國政治與文化變遷的重要轉捩點，同時也是國際行動者與媒介技術影響國家決策的早期範例。五四運動因此並非孤立的民族事件，而是全球戰後民族主義浪潮的其中一環，其宣傳手法持續影響現代傳播政治。

關鍵詞：五四運動、國際行動者、公共資訊委員會、輿論與宣傳、
全球史

Reconstructing “May Fourth”: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Propaganda, and International Actors

Rudolf. G. Wagner^{*}

Translated by Chien-wei P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media environmen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fter World War I,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pivotal roles

^{*} Prof. Dr. Rudolf. G. Wagner (魯道夫·瓦格納, 1941-2019) was a German sinologist. He was Senior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Heidelberg University and Co-Director of the Cluster of Excellence “Asia and Europe in a Global Context: Shifting Asymmetries in Cultural Flows.” He took the lead in founding the research group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 (Struktur und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Öffentlichkeit). His research spans Daoist thought, Wei–Jin metaphysic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He was awarded the Leibniz Prize in 1993 and the Karl Jaspers Prize in 2019, and enjoys a distinguished academic reputation.

^{**} Subject Librarian for China and Korea, Bodleian KB Chen China Centre Library

played by diplomats, journalists, and intellectuals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and propaganda. It reconsider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s part of the global wave of postwar nationalism and as a significant experiment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Drawing on archival materials, newspapers, and private correspondence, the study reconstructs the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1915, when the “Twenty-One Demands” were issued,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1919. It analyzes the interconnections among international media, propaganda organizations,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reby challenging nationalist-centered narratives of the movement.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deeply informed by global public opinion and wartime propaganda practices, centering on the defense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resistance to Japanese threats. Participants in China and abroad confronted seven key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Twenty-One Demands,”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Paris Peace Treaty, the financial pressures of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consortium, efforts to block the renewal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and campaigns to restore Shandong sovereignty to China and so forth. The activities of 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Committee in China in the late 1930s further carried forward the movement’s spirit, underscoring its last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master narrative” that portray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rimarily as a national awakening and anti-imperialist campaign.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movement marked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presents an early instance in which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media technologies shaped national policymak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thus not an isolated national event but part of a broader global surge of postwar nationalism, whose propaganda strategies continued to inform moder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rnational actors,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public opinion and propaganda, global history

重構五四運動：

傳播、宣傳與國際行動者之角色

魯道夫·瓦格納^{*} 著

潘建維 譯

作為一場政治與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一直是中國現代性「大敘事」（master narrative）中的核心要素。該敘事的大部分構成來自於運動的參與者本身。然而，此敘事長期以來亦屢遭挑戰。最早可追溯至1930年代初期，近期則有進一步的擴展。部分觀點主張，五四運動的激進主義與文化大革命之間存在一種線性發展關係；¹也有論者認為，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應追溯至20世紀初，而非五四

^{*} 本文彙整自己故魯道夫·瓦格納（Rudolf Wagner，1941-2019）教授所發表的兩場主題演講。第一場演講發表於2019年4月12日在哈佛大學舉行的國際研討會「五四@100：中國與世界」；第二場則發表於2019年6月26日，在海德堡大學為表彰瓦格納教授所舉辦的學術會議「中國與世界——世界與中國：跨文化視野」。魯道夫·瓦格納教授生前長期擔任本刊顧問（2011-2019），始終關懷本刊發展，並於學術發展方向上賜與諸多寶貴建言，對刊物之定位與成長影響深遠。爰刊行其逝世前所撰專文，以彰其學術貢獻，冀其學術遺澤惠及後學。

¹ 林毓生：《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see also Yu-sheng Lin,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時期；²另有批評指出，五四運動參與者所構建的史觀具有自我服務傾向，且在史實準確性上亦顯不足。³這些敘事大致上皆將五四運動封閉於民族國家史學的框架之中，而其跨文化層面則被忽略或邊緣化。儘管如此，仍有少數例外，例如有篇文章追溯五四運動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動力來源至美國總統威爾遜所設立的公共資訊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⁴另有一章節探討五四事件中所使用之概念性工具（如「運動」一詞）與跨文化資源之間的關聯，此章節揭示了五四運動本身諸多受到1919年韓國三一運動啟發的面向。⁵針對此一重要運動所牽涉的跨文化糾結關係，亟需一項全面性的研究。

本研究以五四運動的國際性特質為核心，著重於外國人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特別是在傳播與宣傳領域中的作用。在此框架下，本文將首先釐清五四事件本身的性質。五四運動兼具「新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雙重議程。本文主要聚焦於其政治層面，惟首先將簡要回顧近年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的一些發展。隨後，本文將探討在分析五四政治背景時，如何突破國族史學書寫的局限。

²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ed., *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 自此以來已有更多研究進一步充實並具體化此一論點。例如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8-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³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⁴ Hans Schmidt, "Democracy for China: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Diplomatic History* 22, no. 1 (1998): 1-28.

⁵ Rudolf G. Wagner, "The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eds.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66-120.

作為事件的五四運動

2019年5月4日，標誌著這場以日期命名的學生運動百週年紀念。在進行分析之前，我們或許有理由提出質疑：為何這場學生示威——在數以百計乃至千計的類似事件中——會被冠以「中國歷史轉捩點」⁶的稱號，並且其歷史意義至今仍是爭論的焦點？一場事件本身並非天然就是「事件」；即便事先規劃，其成為「事件」乃是後見之明。要使某一事件獲得此殊榮的認定，必須符合若干條件：該事件需能濃縮並體現此前的發展歷程、對後續產生持久的影響，並且擁有積極投入、有效行動的參與者，以確保其歷史地位能獲得公共認可。

五四並非一場偶發的抗議行動，而是經過預謀與籌劃的。北大學生領袖張國燾（1897-1979）於1919年5月3日晚間便曾表示：「明天是場群眾運動」。⁷他所理解的「運動」，涉及的是「群眾」，亦即非由任何政黨所組織。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基本上是對政黨主導的運動予以拒絕。此事件同樣也非由國家發起。五四運動對政黨主導的行動之拒斥，不僅表現在理念上，也具體體現在其選擇於5月4日發起行動這一決定上。選擇5月4日作為行動日，實際上也意味著對另一日期——5月9日——的排拒。當時，梁啟超（1873-1929）所領導的進步黨原定於5月9日舉行示威活動。5月9日因1915年中國接受日本《二十一條要求》而被定為「國恥日」。⁸五四運

⁶ 金沖及：〈五四運動：偉大的歷史轉折點〉，《人民日報》，2009年5月4日，中國新聞網，網址：<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05-04/1674153.shtml>，檢索日期：2022年9月6日；李飛：〈五四運動：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起點〉，《紅旗文稿》，2021年6月15日，求是網，網址：http://www.qstheory.cn/dukan/hqwq/2021-06/15/c_1127564322.htm，檢索日期：2022年9月6日。

⁷ Wagner, "The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69-70.

⁸ See William A. Callahan, "National Insecurities: Humiliation, Salv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Alternatives* 29 (2004): 199-218.

動的參與者最終選擇在5月4日示威，以此拒絕一場以「國恥」為訴求，並由政黨發起的群眾動員。⁹

五四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在塑造該事件的性質與歷史意義方面，展現出高度的主動性與顯著的成功。在示威發生後不到一週內，五四運動已經出現甚至不止一種「精神」表述。¹⁰兩週之內，五四運動已被塑造成一個歷史轉捩點，並以一種高度莊嚴的事件地位自我標定，甚至挑戰了其他既有的歷史事件地位，如1911年辛亥革命本身。¹¹五四的參與者並未將自己置於「民國八年」的歷史脈絡中，而是選擇標示為1919年，藉此拒絕使用民國紀年體系。他們已然宣稱，五四代表語言、文化與歷史的斷裂與轉折點，其重要性體現在媒體關注的增加、對輿論的深刻影響、社會組織的轉型，以及國家、政黨與社會三者之間關係的再配置。五四運動也為胡適（1891-1962）提出的社會新價值敞開了空間。五四運動的參與者成功地建立了一套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大敘事」，將五四定位為純粹國族意識的展現。這一敘事架構至今仍在相關學術論述中占據主導地位。

五四運動的參與者面對七項挑戰，而這些挑戰皆可歸結為兩大核心議題：一是對中國主權的整體維護，二是針對來自日本的具體威脅。這七項挑戰包括：1915年《二十一條要求》的處理；1919年關於威爾遜主義與《凡爾賽條約》的衝突；1920年摩根銀行代拉門德（Thomas W. Lamont, 1870-1948）及其牽頭組建的「國際銀行財團」對中國金融主權的影響；1921年美國國會內阻撓巴黎和約批准的行動；同年阻止《日英同盟》續簽；1922年華盛頓海軍會議上促成山東主權歸還中國；以及1930年代末期成立「美國對華新聞委員會」（American Information Committee in China），持續向公眾

⁹ Wagner, "The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69-82.

¹⁰ Wagner, "The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70.

¹¹ Wagner, "The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95-96.

揭露日本對華的敵意行動。¹²儘管最後一項挑戰是在五四運動十餘年後才出現，然其本質上仍可視為五四運動所激發的延續性產物，體現出該運動對中國外交與輿論戰線長遠而深刻的影響。

那麼，為何這前六項挑戰具有關鍵意義？1928年，美國記者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 1893-1962，筆名Gramada）（見圖1）於中日兩地的英文報刊撰稿，並出版其鉅著《英文世界史大綱》。¹³索克思曾積極參與上海的五四運動，並與上述提及的胡適（見圖2）建立深厚友誼。胡適是五四運動的重要推動者之一，是五四運動在北京的重要參與者之一，索克思曾將書中每一章寄給胡適，徵求其意見與建議。最終，胡適為該書撰寫序言，特別讚賞索克思所撰最後一章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部分。

在結束這篇序言之前，我必須特別指出本書作者所撰關於中華民國歷史的一章，實為全書最為精彩之作。中國的當代史充滿個人情感與派系立場，交織著祕密陰謀與爭議議題，其史料來源尤為難得。報章報導非但常受審查，且往往刻意扭曲；即使是官方文件，有時亦可能經過有意的捏造。知情者鮮少言說，而言說者又未必可靠……然而，索克思自有其突破重重障礙之道。自十年前抵華以來，他即深度參與中國政治。1919年，他支援學生運動，亦為已故孫中山先生之友。其後數年，更與多個重要軍事集團有所接觸。然而，他始終未失對青年與自由派的同情。他親歷當代歷史的推演，如今則以充滿同理之筆，為我們講述「青年中國」爭取民族獨立、政治民主以及社會與文化解

¹² 這已經不再是公共資訊委員會的中國分部了。

¹³ 索克思：《英文世界史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在該書的前言中，索克思指出，此書乃首度自東亞的視角來審視世界歷史。胡適於其序言中亦呼應並肯定此一觀點。George Sokolsky, *An Outline of Universal History*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8).

放的艱辛奮鬥史——這是一部兼具全面性與深刻理解的歷史敘述，或可謂此一主題上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之一。¹⁴

《英文世界史大綱》一書由一位五四運動的外國參與者撰寫，並受到該運動中國主要倡導者之一的高度讚譽，其所敘述的「少年中國」歷程，可視為某種程度上的官方內部觀點。本文所提出的七項挑戰中，前六項主要對應於《英文世界史大綱》中1915年至1922年間的關鍵事件；至於第七項，則因其發生於該書出版之後，故未能納入其中。¹⁵



圖1 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1933年，
照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特藏部。¹⁶

¹⁴ 胡適：〈導言〉，收於索克思：《英文世界史大綱》，頁 xiii。

¹⁵ 《英文世界史大綱》的最後一章論述中華民國。參見索克思：《英文世界史大綱》，頁812-889。

¹⁶ “Newspaper Columnist and Editor George Sokolsky,” 1933, Los Angeles Times Photographic Archives, UCLA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Charles E. Young Research Library, Los Angeles, CA.



圖2 胡適，1917年，照片，Wikimedia Commons。¹⁷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國際面向

五四新文化運動成為一種主導性的宏大敘事的一部分，並持續影響至1970年代末。儘管早期即有異議出現，許多來自中國與國際的知識分子仍傾向接受此一對五四運動主角的詮釋。其中一項來自左翼的挑戰，則由中國小說家及文化評論家茅盾（1896-1981）所提出。

1931年，茅盾在一場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小組的演講中直言不諱地指出，五四運動並非革命的一部分，而是革命的對象。他主張，五四運動乃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在短暫的進步階段之後，迅即墮入頹廢，並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因此，真正的革命者應將五四運動視為批判的對象。¹⁸茅盾的小說《子夜》則將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歷程轉化為虛構的敘事，並藉由象徵性人物來呈現這場歷史劇中的各類行動者。

¹⁷ 圖見Wikimedia Commons，網址：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u_Shih_1917.jpg，檢索日期：2022年9月6日。

¹⁸ 茅盾：〈「五四」運動的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報告〉，收於茅盾著，《茅盾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頁213-248。

然而，五四運動的主要倡導者聲勢之強大，使得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即中國國民黨）皆試圖將該運動加以吸納並去除其尖銳性，因為雙方皆未能完全掌控此一運動。1937年的國共合作協議中，已確定將五四紀念日定為「青年節」。此後，青年節便成為中共或國民黨領導人讚揚青年「忠實執行黨之命令」的正式場合，青年被塑造成勞動英雄、黨的英雄。五四精神本身，某種程度上遂被削弱其原有的批判性，並由國家機構所接管。此一情形延續至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書中作者回憶，1989年當年，曾出現兩種平行的五四紀念活動：在人民大會堂，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1919-2005）讚揚年輕的警察、士兵與工人「老老實實聽從黨的領導」；而在場外的天安門廣場，青年們則試圖紀念他們所認為的真正五四精神。2019年，五四運動百週年之際，為避免可能出現的敏感局勢，北京大學僅允許舉行一場由五位學者參與的學術座談會，並明文規定學生不得提問或發表任何評論。

對於五四文化敘事的質疑主要來自中國內部。著名捷克漢學家米列娜（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1932-2012）於1980年主編的論文集《世紀之交的中國小說》中指出，五四時期所謂文學的轉折點被過度誇大，因為自晚清以來文學領域已出現若干重要變革，後續亦有諸多研究沿此脈絡展開。此外，林培瑞（Perry Link）亦主張，五四運動所推崇之白話文文學，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屬邊緣現象，反而遠不如五四主張者所貶抑的「鴛鴦蝴蝶派」（通俗）小說受歡迎¹⁹——後者才是一般讀者實際閱讀的作品。同時，概念史的研究也顯示，關鍵西方術語的漢語轉譯與接受實際上早於1900至1910年間即已開始進行，因此從歷史視角觀之，五四時

¹⁹ 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期反而可被視為較晚的一波文化轉型。²⁰

對於五四運動作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或「中國的啟蒙運動」這類宏大論述，已在若干年前被余英時以一篇精妙的論文有力地加以解構。²¹早在1918年，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刊物《新潮》的英文名稱即定為“The Renaissance”。胡適之所以將其所倡導的「新文化」視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乃受到他1917年自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乘船返國途中，閱讀伊迪絲·西榭爾（Edith Sichel, 1862-1914）於1914年出版的暢銷書*The Renaissance*的啟發。²²雖然新文化運動與西方文化之間的跨文化聯繫早已明顯可見，然批判性的五四論述卻仍多局限於以中國為中心的敘事框架之中。舉例而言，胡適在1933年出版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曾寫道：「中國的文藝復興正緩慢地、默默地，但確切地成為現實。」²³他隨後更借用西方經典概念，主張：「這場復興的產物乍看之下或許帶有可疑的西洋色彩；然而，只要刮開表層，便可發現其本質乃是中國自身的基石——這些經歷長年風蝕與腐蝕的基質，更清晰地彰顯出經由科學與民主之觸而復甦的人文理性中國。」²⁴

²⁰ Federico Masin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²¹ Ying-shih Yu, “Neither Renaissance nor Enlightenment: A Historian’s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eds.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299-320.

²² Edith Helen Sichel,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H. Holt and Company, 1914). 參見 Yu, “Neither Renaissance nor Enlightenment,” 301.

²³ Shih Hu,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The Haskell Lectures 193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unpaginated foreword.

²⁴ Hu,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unpaginated foreword; see also Yu, “Neither Renaissance nor Enlightenment,” 300-302.

在此，我們看到原本被胡適稱為「中國基石」的文化內核，竟瞬間轉化為完全西方的概念，亦即包含「科學」（賽）與「民主」（德）兩大傳統。其所謂「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的論述，更直接承襲自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恩師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思想體系。換言之，當人們試圖剖析中國的歷史與傳統時，最終所呈現的，卻是徹頭徹尾的西方思想。胡適固然承認五四文化「貌似西化」，但在1940年代，亦有如李長之（1910-1978）等作家直言接受其說，並批評五四文化不僅「西化」，更是對西方的二流模仿，毫無自身文化內涵可言。²⁵將此類文化變遷稱為「文藝復興」，無疑是嚴重誇大。他認為，五四文化實則更接近一場膚淺的「啟蒙」，此一看法後來亦獲得另一位五四運動參與者羅家倫（1897-1969）的呼應與發展。²⁶

欲理解胡適所稱五四文化之「基石」為何，不妨回溯至1923年出版的一部旨在界定五四文化概念框架的著作——《新文化辭書》。此書似應為研究五四運動之學者的重要參考資料。²⁷該書由商務印書館於1923年出版，其英文書名將「新文化」較為保守地譯為「新知識」（“new knowledge”）。全書篇幅約九百頁，自出版至1940年代初共印行16版，內容未經改動。就其知識之廣度與深度而言，此書可謂20世紀中國學術出版物中最具水準者之一（見圖3）。若欲尋找「新文化」一詞在運動當時的語義內涵，又有何證據能比一部與該運動同時出版的《新文化辭書》更具說服力？

²⁵ Yu, “Neither Renaissance nor Enlightenment,” 309-311.

²⁶ Yu, “Neither Renaissance nor Enlightenment,” 309.

²⁷ 唐敬果編：《新文化辭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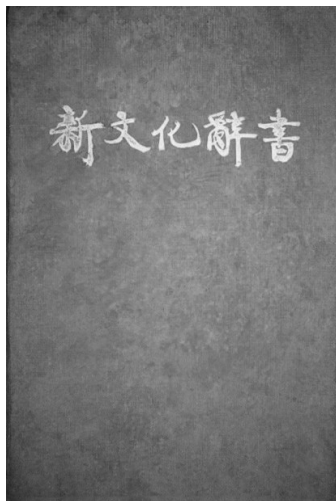


圖3 《新文化叢書》封面，1923年，照片，上海：商務印書館。

我們不妨僅考察《新文化辭書》中的一條詞目（見圖4），即可見其編纂體例之特異與高水準：書中所有詞條皆為西方術語，依拉丁字母順序排列，隨後附有中文翻譯，並列出該詞在其他歐洲語言中的對應形式。若為人物詞條，如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則一律附有原文語言的參考書目及其中文譯本。自1949年以來，尚無任何中文著作在詞條內容之嚴謹性與書目體例之完整性方面能達到此等學術水準。部分條目尤為出色，例如關於「印度佛教」的詞條即長達八十頁，堪稱學術詞典撰述中的典範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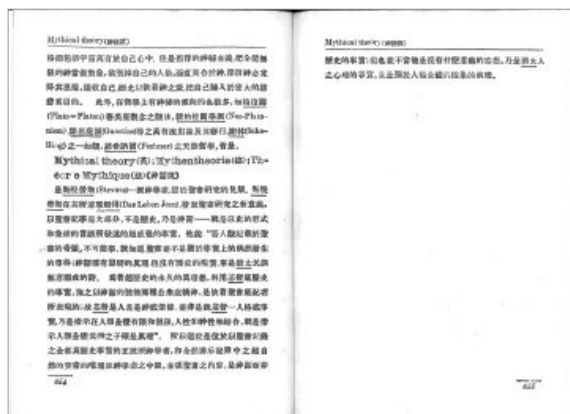


圖4 《新文化辭書》中的〈神話理論〉條目。²⁸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通篇並未將任何中國元素納入「新文化」的範疇。書中沒有一位中國人物、事件、思想潮流或哲學主張被視為新文化的一部分。顯而易見，在當時的理解中，「新文化」完全是一種西方現象。筆者並非憑空杜撰此一觀點，這正是當時一部標準參考書所呈現的內容——這部著作當時幾乎人手一冊，其編纂者包括茅盾在內的多位重要人物。對於這本極具啟發性的著作，目前的研究仍處於初始階段。²⁹

²⁸ 唐敬杲：《新文化辭書》，頁654-655。

²⁹ Barbara Mittler, "Useful New Knowledge for Everyone to Digest? Transcultural Remakings of the *Encyclopedic in the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 (Xin wenhua cishu)* 新文化辭書, Shanghai 1923)," in *China and the World—the World and China*, vol. 3,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eds. Barbara Mittler, Joachim Gentz, Natascha Gentz, and Catherine Yeh (Gossenberg: Ostasien, 2019), 25-40. 同時參見 Leo Ou-fan Lee, "*Xin wenhua cishu*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 An Exploratory Reading," in *China and the World—the World and China*, vol. 3,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eds. Barbara Mittler, Joachim Gentz, Natascha Gentz, and Catherine Yeh (Gossenberg: Ostasien, 2019), 41-51.

五四運動的政治訴求、 宣傳策略與外國勢力之角色——

挑戰一：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

五四運動政治關注的核心包含兩大要素：其一是主權原則，其二是反對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之租借地的具體政策。當日本以協約國成員的身分參戰時，遂直接占領山東，搶先一步阻止了同為協約國的中國政府收回山東的計畫。1915年中國政府對《二十一條要求》的處理，與五四運動的抗議行動之間存在明顯的延續性；當時參與此一外交事件的若干關鍵人物，也同樣出現在五四時期的政治舞台上。到了1919年，社會普遍預期北洋政府將再次背棄中國主權原則，簽署《巴黎和約》——尤其是該政府成員中，仍包括如曹汝霖（1877-1966）等曾參與簽署《二十一條要求》者。此種預期之所以具有說服力，乃因北洋政府曾於1918年底與日本簽訂條約，進一步確認《二十一條要求》之爭議協議的有效性。

此次論爭中各方的行動，皆體現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催生的政治與外交新觀念，其中尤以對「輿論宣傳」（publicity and propaganda）重要性的認識為其核心特徵。參戰國無論是德國、日本、法國、英國或美國，皆設立由國家主導的宣傳機構，目的在於說服本國國民支持戰爭、削弱敵對國人民對勝利的信念、並爭取中立國的中立立場或忠誠支持。

在本段分析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方面的發展。1916年，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1856-1924）以「不參戰」為主要政見贏得連任；但僅一年後，當德國開始擊沉其聲稱運送軍火的美國客輪時，威爾遜遂轉而宣告參戰。這一政策急轉，迫切需要

迅速說服美國公眾，支持這場遠在歐洲的戰爭，並承擔隨之而來的龐大人力與財政犧牲。除了威爾遜本人的反戰立場，美國境內亦存在強大的德裔族群與政治上親德的勢力，而德國的宣傳部門亦積極動員此類群體，力圖阻止美國參戰。公眾宣傳與輿論操作的重要性之所以獲得高度重視，與其背後一種對「公眾」角色的全新理解有關：過去被理解為具備理性資訊判斷能力與公共討論潛能的「公眾」，如今卻被界定為整體上缺乏理性的「群眾」。³⁰在此背景下，報刊與其他媒介逐漸興起，成為宣傳操作的平台。自19世紀末以來，小報新聞（tabloid press）的發展已反映出一種認識：啟蒙時代所理想化的「理性公共論述中常識主導」的觀念，實際上難以契合現實中群眾的心理運作。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1841-1931）於1895年出版的《群眾心理學》（*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即具深遠影響，³¹此書不僅被翻譯為多國語言，更在1980年代成為中國共產黨政治局成員的指定讀物。勒龐在書中提出，群眾本質上是不理性的；在集體狀態中，他們容易陷入各種狂熱幻想，而優秀的政治人物必須具備駕馭群眾的能力。政治領導者應引導群眾走上「正確」道路，否則群眾可能製造混亂。因此，政府必須將宣傳視為一種積極手段，用以防止群眾失控，因為他們在沒有干預的情況下極易自發地偏離秩序。

這一假設證實了另一觀點：交戰國必須投入更大力度進行有組織的宣傳工作，因為戰爭等危機情境格外容易激發集體非理性。以1918年為例，美國軍方對於戰爭勝敗所涉及的各項因素進行評估，包括軍事裝備、後勤支援、情報掌握、戰略部署、外交同盟以及心理因素。評估結果指出，單就「心理因素」而言，其重要性已超越其他所有因素的總和。正是在這樣的理解基礎上，宣傳機構的

³⁰ Gustave Le Bon, *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 (Paris: Alcan, 1894); 英文版則為 *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 (New York: Macmillan, 1898). 此書在闡明這一轉變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³¹ Gustave Le Bon, *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Paris: Alcan, 1907 [1895]).

設立應運而生。諸多宣傳機構的組成，往往包括曾於小報新聞界服務的人士，甚至由此類人物主導。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小報巨頭哈姆斯沃斯（Alfred Harmsworth），即諾斯科利夫勳爵（Lord Northcliffe, 1865-1922）。英國在戰爭初期即設立「戰爭宣傳局」（War Propaganda Bureau），並於1917年更名為「新聞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哈姆斯沃斯旗下報刊長期以來極力鼓吹反德立場，最終他亦被任命為新聞部轄下「敵國宣傳事務總監」。在美國，對應機構為由克里爾（George Creel, 1876-1953）領導的「公共資訊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³²該委員會成員中，包括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外甥伯奈斯（Edward Bernays, 1891-1995）等人，皆在後來的戰間期成為宣傳與廣告兩大領域的核心人物。廣告技術與理論在此一時期亦逐步轉型，不再以傳遞資訊為首要任務，而是借用宣傳的手段與心理操控策略來說服消費者購買產品。³³

這一系列發展所帶來的結果，是一種信念逐漸獲得各方共識：無論透過何種社會行動手段，只要能說服公眾接受某一特定政治立場，就能對政府決策產生深遠影響。此一觀念的確立，也開啟了社會行動者介入國內外政府事務的新契機，無須依賴國家機器本身的支持即可發揮影響力。1915年的中國，即是這種新局勢的典型例證。當時，日本以傳統密室外交之手段，對中國政府施加嚴厲壓力，要求其對《二十一條要求》絕對保密。然而，日本顯然未意識到時代已經改變。中國政府內部部分人士與駐華外僑共享一種新興理解：在中日權力極度不對等的情况下，唯一可能阻止《二十一條要求》的方式，便是將其公開，揭露於世，使日本因其對中國主權的公然侵犯而處於輿論劣勢。

³² See George Creel, *How We Advertise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 Publisher, 1920).

³³ Edward Bernays, *Propaganda* (New York: H. Liveright, 1928).

當時，儘管日本國內一度傾向親德，許多人認為德國可能勝出，但日本已正式加入協約國陣營，因此英國與法國均無意阻撓其擴張行動。簡言之，來自英、法、美等列強的聯合外交介入以保護中國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事態迅速演變。當時，袁世凱（1859-1916）派遣的赴日特使周自齊（1869-1923）（見圖5），自日本發出一封電報至上海，收信人是澳大利亞記者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見圖6）。電文寫道：「請即返回有關協約國之重大事件正在此間發生」。³⁴根據1948年出版的《中國的端納》（*Donald of China*）一書——該書根據端納本人敘述所撰寫，詳實記錄他在民國時期於中國所扮演的非凡角色——端納收到電報後立即前往北京，並聯繫他最信任、同時對中國政治中的人物、派系與各項爭議最為熟悉的一位美國人：安德森（Roy Scott Anderson, 1883-1925）（見圖7）。安德森以筆名「布魯斯·巴克斯特」（Bruce Baxter）撰寫政治評論。



圖5 周自齊，1910年，
照片，Wikimedia Commons。³⁵

³⁴ Earl Albert Selle, *Donald of China*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48), 153.

³⁵ 圖見Wikimedia Commons，網址：https://en.m.wikipedia.org/wiki/File:Zhou_Zi_qi.jpg，檢索日期：2022年9月6日。



圖6 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與宋美齡（蔣介石夫人，1898-2003），1936年，照片，Wikimedia Commons。³⁶



圖7 安德森（Roy Scott Anderson），1924年，照片，密蘇里州歷史學會。³⁷

³⁶ 圖見Wikimedia Commons，網址：<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5%AE%8B%E7%BE%8E%E9%BE%84%E4%B8%8E%E7%AB%AF%E7%BA%B3.JPG>，檢索日期：2022年9月6日。

³⁷ John Benjamin Powell Papers (C3663), folder 197, 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Missouri, Columbia, MO.

安德森雖知日本正在進行某種外交操作，卻不清楚具體細節。端納依電報召喚前往會見周自齊，然而儘管是他親自邀請，周卻告訴端納自己無法提供協助。於是，端納改變策略，將他所推測的《二十一條要求》條文逐項記下，請周僅僅劃去其中錯誤者。端納的推測大致正確，接著他再請周對其所遺漏者給出暗示。端納以同樣方式與數位高階官員進行接觸，直到他自認掌握了一份可信且完整的條文清單。隨後，他與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見圖8）商討後者亦對其提供協助。端納於是設法將這份清單付諸公開發表。



圖8 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917年，
照片，《世界工作》雜誌。³⁸

當然，端納當時手中並無任何確鑿證據。當《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與《倫敦時報》收到他所整理的《二十一條要求》清單後，分別致電本國外交部及當地日本大使館進行查證。日本方面

³⁸ *The World's Work* 35, no. 2 (December 1917).

堅稱這些內容完全是惡意捏造的謊言。由於端納無法提出實證，加之日本當時為歐洲協約國之盟友，而美國國務院內亦有部分官員認為日本在中國擁有「正當利益」，各國外交部遂站在日本一方。³⁹結果，沒有任何一家報紙刊登端納的報導。日本方面的施壓足以阻止這一消息的公開。

然而，局勢終究發生轉變。另一位外國人、時任中國外交部譯員莫理森（George Morrison，1862-1920）（見圖9），某次與端納會面時，以有緊急來電為由突然離席，臨走前神情暗示地將一疊文件留置桌上。果不其然，那些文件正是《二十一條要求》的外交部內部英文譯本。⁴⁰端納並不知道，此事背後其實是中國外交部內部某人與芮恩施密謀所安排的外洩行動，目的即在透過端納將此秘密條約公諸於世。⁴¹一份芝加哥的報紙首先刊登該新聞，其他大型報紙隨即跟進，即使面對日本方面的否認亦無所畏懼。中國的英文報刊亦相繼報導此事，隨後中文報紙也跟上。這些報紙對《二十一條要求》的強烈批判立場——即便同時亦指出中國政府治理失能——對日本施加重大壓力，最終迫使其接受中方不簽署第五號條款（即最為屈辱的一組條件），該組條款原將允許日本在中國政府關鍵部門派駐監督官員。端納再度成為關鍵人物。在日本最後通牒規定的簽署期限前一日，下午一時，時任外交總長陸徵祥（1871-1949）請端納起草對《二十一條要求》的正式回應文書。端納依指完成此文，並刻意刪除第五號條款。最終，日方接受了這份不包含第五組要求的回應。⁴²

³⁹ Selle, *Donald of China*, 163-164.

⁴⁰ Selle, *Donald of China*, 153-165.

⁴¹ Mordechai Rozanski, "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00-1925"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4), 222-224.

⁴² Selle, *Donald of China*, 166-169.



圖9 「中國通」莫里森（George Morrison），1952年，
照片，皇家歷史學會照片典藏館（NPG）。⁴³

這一局勢引發了一場錯綜複雜的互動，使得中國政府雖擁有相當的主動權，卻難以加以行使。原因在於，一旦相關要求遭到揭露，日本方面即可能以軍事行動相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透過一種曲折的方式，涉入其中的包括中國政府官員、中國外交部外籍顧問莫理森，以及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他們協同策劃，將情報有意洩露予記者端納，並再次請其草擬中國方面的回應。

然而，出乎上述各方意料之外的是，俄國沙皇駐東京大使恰巧在此時邀請身在東京的美籍記者克勞（Carl Crow，1884-1945）——其任職於上海的《中國報》（*China Press*）——前往會晤，表面理由僅是更改報刊訂閱地址（見圖10）。這一邀約頗為蹊蹺。當克勞抵達接待室時，現場並無他人，僅有一張紙擺放於桌上。克勞辨識出紙上大字，推斷其內容應為日本對華提出的要求。他遂臆測此次邀約的真正目的在於向其洩漏該文件，於是便將其收入囊中。稍後大使現身，僅處理了地址更改事宜，對於該紙張未置一詞。

⁴³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Photographs Collection.



圖10 克勞（Carl Crow），1940年，
照片，密蘇里州歷史學會。⁴⁴

克勞試圖將該文件副本傳出，卻遭遇日本電報審查之阻撓，費盡周折方得成功。最終，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幾乎與端納同時發布了這一重大消息。⁴⁵

針對性宣傳媒體訊息的運用最終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此一經驗使芮恩施、端納以及中國政府深刻認識到此類手段的重要性。在本案中，國際輿論成為決定性的因素。儘管北京曾爆發大規模反對簽署《二十一條要求》之示威，參與者約達20萬人，但該場抗議當時所造成的影響，仍不及國際輿論所發揮之效力。

當時中國在資訊傳播上處於一種非對稱的境地。具體而言，有關《二十一條要求》的資訊——其副本原本存放於北京一處政府機

⁴⁴ Carl Crow Papers, 1913-1945 (C0041), 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Missouri, Columbia, MO.

⁴⁵ Carl Crow, *I Speak for the Chines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7), 2-3. See also Paul French, *Carl Crow—A Tough Old China Hand: The Life, Times, and Adventures of an American in Shangha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62-63.

關內——卻是經由外部渠道首先傳達給中國公眾。該文件最初由端納刊登於《芝加哥日報》（*Chicago Daily News*），繼而被《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轉載。接著，《華盛頓郵報》駐華記者再將該消息傳送至《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最終，上海《申報》將之翻譯為中文，使中國讀者得以接觸相關內容。

為何中文報紙當時無法直接從通訊社獲取相關資訊？當時全球主要的三大通訊社分別為英國的路透社（Reuters）、日本的國際通信社（Kokusai），以及法國的哈瓦斯社（Havas）；德國的通訊社因戰爭緣故早已被禁止運作。在所有中文報紙中，唯一訂閱通訊社服務的是上海的《申報》，自1884年起便與路透社建立了訂閱關係。

然而問題在於，自1902年《英日同盟》簽訂以來，兩國為鞏固各自在區域內的海權領導地位，路透社與日本的官方通訊機構國際通信社達成協議：東亞所有新聞皆由國際通信社收集，再由路透社轉發。因此，不論是英國還是美國的路透社用戶，對中國的消息皆須經由日本來源提供。⁴⁶難怪在《二十一條要求》事件中，路透社所傳播的僅是日本對該報導真實性的否認。在此一國際資訊流通體系中，即使如美國這般新興強權，仍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於主導話語權之外。

自清末以來，已有個別記者嘗試建立獨立的通訊網絡。當中具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密勒（Thomas Millard，1868-1942）（見圖11），其後創辦了《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美聯社駐北京記者麥考密克（Fred McCormick，1870-1951）；以及備受敬重的澳大利亞記者莫理森（George Morrison，1862-1920），當時仍為《倫敦時報》（*The Times*）撰稿。儘管自1907年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派遣「大白艦隊」巡訪東亞

⁴⁶ Schmidt, “Democracy for China,” 4. 同時參見 Rozanski, “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291-310.

以來，美國已逐步建立其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且其繼任者塔夫脫（William Taft，1857-1930）本身具有東亞經驗，自1909年就任總統後亦延續對東亞的關注，但至此時期，美國政府尚未直接涉入新聞或通訊領域之運作。



圖11 密勒（Thomas Millard），1942年，
照片，《紐約時報》。⁴⁷

1915年，芮恩施大使在未獲美國政府授權的情況下，憑藉個人判斷採取了行動。他在威爾遜總統尚未正式提出民族自決原則之前，便已堅信並奉行此一理念，並與中國政界內外人士及一批堅守中國主權的在華外籍人士建立了密切聯繫。就美國媒體在中國的影響而言，《二十一條要求》事件是一個關鍵轉捩點，因其伴隨著強烈的美國輿論立場。美國報刊所發表的評論，將反對《二十一條要求》視為神聖使命，這些文章經《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轉載，進而被《申報》與其他中文報紙翻譯刊登，賦予了反對袁世凱總統接受日本要求的中國官民更大的正當性與輿論支持。而外國人士在維護中國領土完整與主權方面所扮演的積極角色，並非始於1915年，而實際上追溯至19世紀六〇年代。可以說，

⁴⁷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 1942, 23.

這一立場主要是出於維持對中國全境的自由商業通道之長遠利益，並防止任何一個列強在中國建立排他性勢力範圍的考量。然而，自由貿易的實現，必須以中國能夠維持社會秩序的有效政府為前提。然而自民國成立以來，中國始終未能建立統一的中央政權，反而陷於南北分裂及軍閥割據之局。因此，在當時的西方與日本輿論中，普遍存在一種認知，即中國須接受外部力量的干預。而在許多人眼中，日本於戰爭期間顯現出唯一有能力且有意願實施此種控制的實力。與此主流觀點相異，芮恩施及其盟友堅持中國的主權應被視為一項原則性價值，儘管他們對中國在治理方面的種種失敗持批判態度。他們試圖在一場由現實權力政治主導的國際論辯中引入道德原則。隨著威爾遜發表一系列演說並提出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構想，此種以原則為核心的立場獲得了更強支撐，並將道德制高點交予民間輿論，而非傳統外交手段。這也對1915年反對《二十一條要求》以及1919年反對中國政府默許日本接收山東德國租界的運動，提供了堅實的正當性基礎。

在此一維護中國主權並挫敗日本要求的行動中，無論是參與的外國人士還是中國官員，皆是依據自身的判斷與共識主動展開行動與合作。正如前文所述，這些關鍵人物包括美國大使芮恩施、俄國大使庫達舍夫（Nikolai Kudashev，1868-1925）、安德森、端納、莫理森、以及克勞；同時也包括中國方面的官員，例如時任袁世凱政府中的周自齊，儘管該政府有意簽署日本提出的要求。

1915年《二十一條要求》事件中的各方——無論是試圖阻止其公開，抑或積極促使其在國際間曝光——都已深刻認識到輿論之力量，並了解調查報導在形塑輿論過程中的關鍵作用，這種認識主要源自北美經驗的啟發。若對中國回應《二十一條要求》的分析未能納入當時實際存在的跨文化聯繫及其運作機制，勢必無法忠實呈現歷史全貌。

挑戰二：威爾遜主義與1919年《凡爾賽條約》

第二項挑戰是威爾遜主義。1919年在《凡爾賽條約》談判中，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接受了日本與英、法兩國事先達成的協議，即日本將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自1917年美國在威爾遜領導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他在多場戰時演說中提出一套宏大的政治主張。威爾遜宣稱，美國參戰並非為了自身防衛或謀取戰利品，而是為了推廣兩項崇高原則：民族主權與民主制度。為實現這些理想，他主張建立一套維繫持久和平的國際架構——即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於一個嶄新的媒體環境中。電纜、無線電報、新聞通訊社以及每日報刊，使得這場戰爭首次擁有即時性的全球媒體能見度。亞洲地區的許多民眾因能每日接觸相關資訊，遂開始關注國際事務。威爾遜的演說亦成為戰爭期間媒體報導的一部分。

為回應此一媒體環境的變化，威爾遜於美國參戰後一週，即於1917年設立「公共資訊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該委員會的主要宣傳對象為美國國內民眾、敵國，以及歐洲與拉丁美洲的中立國。儘管駐華大使芮恩施強力倡議設立中國分部，認為當時國際關注集中於歐洲，將使日本得以趁機擴張其在華勢力，東亞地區仍被視為此項宣傳工作中的邊緣區域。⁴⁸

由於芮恩施的建議未獲美方正式批准，他遂自行採取行動，組織了一支翻譯小組，專責將威爾遜的演說與重要戰爭新聞翻譯為中文。⁴⁹該翻譯小組中有兩位日後在中國思想與教育界享有盛名

⁴⁸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1913-1919* (Garden City, NY: Page & Company, 1922), 159; Rozanski, "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295-298.

⁴⁹ 早在1917年中，即芮恩施在中國正式設立公共資訊委員中國分部之前一年有餘，他便已招募傳教士志願者，將威爾遜總統的演說譯為中

的人物：負責翻譯威爾遜演說的是蔣夢麟（1886-1964），他於1917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獲得博士學位，並於1919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見圖12）；而負責戰爭新聞主要翻譯工作的則是哲學家馮友蘭（1895-1990）（見圖13）。蔣夢麟所譯之威爾遜戰時演說文本，早於1917年即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見圖14）。該書迅速風行於中國乃至國際間，並被廣泛散發至約兩萬五千名中國「意見領袖」手中，在年輕一代的心中深植「主權」（sovereignty）這一現代觀念，進而強化了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正當性。⁵⁰五四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對日本的批判，並非單純出於對「東方侏儒」（“dwarfs from the East”）之蔑視（此為當時中國輿論對日本的貶稱），更是建基於美國總統所宣示且付諸實踐的神聖原則——即藉由親自領導美國參戰，威爾遜將其政治信念與實際行動相結合，賦予其國際正當性。



圖12 蔣夢麟，1931年，照片，《中國名人錄》。⁵¹

文，以便發送至報刊或出版為小冊子。參見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1.

⁵⁰ Schmidt, “Democracy for China,” 10-11; and Carl Crow, *China Takes Her Plac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4), 113-114. 在此，克勞（Crow）將翻譯並出版威爾遜所有演說的構想歸功於芮恩施。

⁵¹ John B. Powell, ed., *Who's Who in China*, 4th ed.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31), 80.



圖13 馮友蘭，1925年，照片，《中國名人錄》。⁵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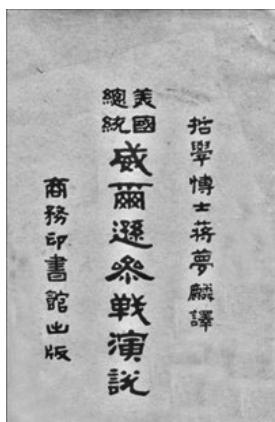


圖14 蔣夢麟譯《美國總統威爾遜參戰演說》封面，1917年，商務印書館。⁵³

⁵² John B. Powell, ed., *Who's Who in China*, 3rd ed.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 270.

⁵³ 伍德羅·威爾遜 (Thomas Woodrow Wilson) 著，蔣夢麟譯：《美國總統威爾遜參戰演說》（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年）。

芮恩施對民族主權權利之理想的支持，並非孤例。早在1909年，時任美國總統塔夫脫（William H. Taft，1857-1930）便任命來自芝加哥、出身富裕企業世家的柯蘭（Charles Crane，1858-1939）為駐華大使（見圖15）。然而，因柯蘭曾發表一則疑似與美國官方政策不符的評論，其任命遂於啟程赴任前被取消。1919年，芮恩施辭職後，威爾遜總統旋即任命柯蘭為其繼任者。正如後文將會探討，柯蘭雖以積極支持阿拉伯國家之獨立與主權而較為人知，然他在任內低調而有效地延續了芮恩施所倡導之反日立場與支持中國主權的政策與承諾。⁵⁴



圖15 柯蘭（Charles Crane），1909年，
照片，《世界工作》（*The World's Work*）。⁵⁵

最終，一位與柯蘭關係密切的人士在「公共資訊委員會」中取得主導地位，芮恩施遂成功說服其設立中國分部。惟該分部直至1918年8月方才成立，運作僅九個月，便因戰爭結束而於1919年隨整個宣傳機構一同被威爾遜總統解散。

⁵⁴ Rozanski, "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281-285.

⁵⁵ *The World's Work* 18, no. 5 (September 1909).

中國分部由克勞負責主持，他日後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廣告公司。其他核心成員包括當時《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的編輯鮑威爾（John B. Powell, 1888-1947）（見圖16）以及美國駐華大使芮恩施本人。該分部之運作亦獲多位美國人支持，包括密勒、安德森與吉爾伯特（Rodney Gilbert, 1890-1968），三人皆為《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常駐撰稿人。此外，尚有曾於前文中提及的索克思與澳大利亞籍的端納。由此可見，該委員會在中國分部的實際運作乃由一群外籍人士主導，並與中國知識分子密切合作，後者提供人脈網絡與翻譯。



圖16 鮑威爾（John B. Powell），1923年，
照片，密蘇里州歷史學會。⁵⁶

該團體之凝聚力，主要來自三項共同立場：對中國主權的堅定支持、對日本在華擴張企圖的批判態度，以及對中國混亂的政治體制、派系分裂與軍閥割據的深刻反思。筆者擬將此群體暫稱為「改進中國團體」（Betterment of China Group）。此群體在中國社會各層面皆有深厚聯繫，從各級政府機關與地方軍閥，到工商與教育團體，再至外資企業、外交代表，乃至新近成立的學生社團皆有其影響力。儘管他們對中國當時的政治治理深感挫折，這些人士仍展現出對中國的長期承諾；其中若干人更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⁵⁶ John Benjamin Powell Papers (C3663), folder 197.

有關「公共資訊委員會」(CPI)之活動，已有諸多詳盡研究；至於中國分部，施密特(Hans Schmidt)於1998年發表之論文〈民主給中國：美國宣傳與五四運動〉(“Democracy for China: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迄今仍被視為經典之作。⁵⁷自1920年代以來，日本學界即普遍流行一種論述模式，將五四運動簡化為一場受美國操控的反日陰謀，旨在鞏固美國對中國的主導地位。該論述在近年亦有復興之勢，代表性作品為山腰寬敏(Toshihiro Yamagoshi)之相關論文。⁵⁸

中國分部很快便展開實質運作。由於電纜通訊皆為他國掌控，該分部遂建立一條直通美國的現代無線電通信線，使得關於戰爭的美方觀點得以迅速透過中文譯文在中國傳播。這些電訊與評論皆免費發送，中國報紙也樂於刊登。委員會動員了美國在華商人、傳教士與教育工作者群體，並透過他們接觸中國的意見領袖。在他們協助下，克勞製作了一份精確名單，實施針對性極高的個別宣傳策略。此外，委員會亦在中國各地張貼由華盛頓總部寄來的威爾遜肖像、標語與廣告宣傳品，使中國頓時成為威爾遜理想的傳播平台。⁵⁹五四運動雖是針對巴黎和會上威爾遜所做出、被視為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決策，但其抗議行動本身卻深受威爾遜主義理念驅動。當時的學生運動者並非孤立無援，他們自覺參與的是一場獲得

⁵⁷ Schmidt, “Democracy for China.”

⁵⁸ Toshihiro Yamagoshi, “The Media Wars: Launch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World War I and the American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China, Led by P. S. Reinsch and Carl Crow,” n.d., Geocities, Digital Archive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accessed April 1, 2022, http://www.sino.uni-heidelberg.de/cgi-bin/webkat_imperia/regsrch.pl?wert=yamagoshi,+toshihiro&recnums=1328&index=1:&db=dachs.

⁵⁹ Carl Crow, “President Wilson’s Eyes and Ears [in China, 1918-19],” n.d., typewritten, fifteen pages, Carl Crow MSS, folder 48, 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MO; quoted from Schmidt, “Democracy for China,” footnote 2;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61.

最高政治原則正當性授權的國際行動。這種正當性不僅體現在理論層面，也在實踐層面獲得印證。自1919年3月以來，中國報刊便頻繁報導來自世界各地、特別是殖民地國家（如印度、越南與朝鮮）訴求民族自決、呼籲巴黎和會重視其權益的象徵性行動與群眾運動。這些報導常附有社論評論，試圖喚起中國讀者對本國冷漠與不作為的內疚感。最終，在五四示威的具體動員與執行上，從策略到細節，幾乎完全仿效1919年朝鮮「三一運動」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示威形式。⁶⁰

「公共資訊委員會」中國分部的成員亦明確拒絕接受美國官方立場的轉變，並始終堅守威爾遜主義理念。即使該委員會的海外行動已被正式終止，他們仍持續從事相關工作，最終另行成立自己的組織。芮恩施原為政治學教授，可謂早於威爾遜即已擁抱威爾遜主義思想；即使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改變立場，芮恩施仍堅持其初衷。由於無法接受威爾遜在會議中所作出的妥協，芮恩施於1919年辭去大使職務，轉而擔任中國政府顧問，並創立「中國政治學會」（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威爾遜曾公開主張，對奧匈帝國解體後繼承國而言，主權或民族自決應作為其政治重建的解決方案；然而，他從未認為此一原則可適用於缺乏「文明」國家體制之地區，或其盟國所擁有的殖民地。鑑於全球對其言論的強烈回響，威爾遜曾在1919年前往巴黎參與和會的航途中預感，自己所掀起的「雪崩」式理想主義浪潮，終將反噬自身。艾瑞茲·曼內拉（Erez Manela）在所著的《威爾遜時刻》（*The Wilsonian Moment*）中，生動刻畫了威爾遜演說在全球引發的希望幻象，特別是對於各地反抗運動與獨立運動之激勵與鼓舞。⁶¹

⁶⁰ Wagner, "The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82-95.

⁶¹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Erez Manela, "Imagining Woodrow Wilson in Asia: Dreams of East-West Harmony and the Revolt against Empire in 191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no. 5 (2006): 1327-1351.

「改進中國團體」(Betterment of China Group)與北京、上海的學生運動參與者，以及支持並指導這些學生的知識分子群體，存在著密切聯繫。五四運動當日上午，學生領袖曾前往美國駐北京使館尋求芮恩施大使的建議，惟當時他外出未歸。數日後，芮恩施積極介入，施壓要求釋放於示威中被捕的學生。曾在芮恩施團隊中翻譯威爾遜演說詞的蔣夢麟，是當時運動公認的思想指導者之一，亦曾擔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後因北京軍閥政權的壓力而被迫離京，美國使館遂協助其安全轉移至上海。由於日本方面實質上封鎖了京滬之間的電報通訊，美國使館便以無線電將北京學生運動的消息傳送至上海，從而使五四運動在地理、社會及政治層面上的擴展與影響力皆大為提升。⁶²

此處有必要討論胡適與索克思之間的關係。胡適作為五四運動的思想領袖之一，其地位早已廣為人知；然而，索克思在民國時期中國的角色卻長期未獲深入研究，部分原因在於其檔案長期封存於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直到近年方才開放；另一方面則因其在麥卡錫主義時期活躍於美國政壇，以極右反共評論家形象著稱，遂使越戰後進入漢學領域的一代學者對其興趣缺缺。⁶³如今檔案已公開，顯示年輕時的索克思對中國主權抱持堅定立場，並與中國，特別是上海工商與教育界，建立了深厚聯繫。

1919年5月，索克思在上海設立「公共資訊局」(Bureau of Public Information)，旨在將中國內部的資訊與輿論傳遞至美國，以對抗當時由日本國際通訊社(Kokusai)主導、內容偏頗的對華報導。

⁶²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358-367.

⁶³ 孔華潤(Warren I. Cohen, 1934-2025)是唯一研究索克思(Sokolsky)在民國時期活動的作者。他的研究取徑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索克思後來的惡名所框定；當時孔華潤尚未能取得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所藏的索克思檔案。參見Warren I. Cohen, *The Chinese Connection: Roger S. Greene, Thomas W. Lamont, George E. 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該局上海分部的主席為中國銀行家湯節之（F. C. Tong / Chieh-chih T'ang，?-?），他與索克思於1920年共同創辦了《商報》（*Shanghai Journal of Commerce*）。此一事業的實際經營者與精神核心為索克思本人。他邀請胡適加入資訊局的顧問委員會。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胡適的英文姓名並非以“Hu Shih”拼寫，而是作“Hu Suh”，其親筆簽名亦作如是（見圖17）。若檢視該局顧問委員會成員名單（見圖18），不難發現其中包括學生運動領袖、教育工作者，以及工商與銀行界人士。此一名單意義重大，因其勾勒出五四運動中在上海擴散時所涉參與者的社會構成輪廓。根據索克思的信函，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定期召開會議，討論運動的整體策略與方向。⁶⁴由此期間的交往可知，索克思與胡適逐漸建立起一段極為密切的友誼。



圖17 上海公共資訊局致蘇胡（胡適）的信函，1919年6月，
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與檔案館。⁶⁵

⁶⁴ George E. Sokolsky Papers(59004),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⁶⁵ George E. Sokolsky Papers (59004), box 64, folder 9.



圖18 中國公共資訊局暨諮詢委員會信箋，
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與檔案館。⁶⁶

外國人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相當明確，其主要功能在於他們在中國境內擁有廣泛的人脈網絡。透過對芮恩施、克勞、安德森、鮑威爾、端納、吉爾伯特與索克思等人之書信、文章與生涯軌跡的考察，可見其與中國政治與社會各階層間皆有深厚聯繫。這一角色的得以發揮，亦得力於中國菁英階層普遍具備英語能力，安德森尤以其流利的國語及若干地方方言而具優勢⁶⁷——在一定程

⁶⁶ George E. Sokolsky Papers (59004), box 43, folder 8.

⁶⁷ 安德森出生於中國，是一位傑出美國傳教士、同時也是蘇州大學創辦人的兒子。他在能說英語之前便已學會中文。根據克勞（Carl Crow）的說法：「他曾在美國受教育並娶了一位美國女子，但他始終在內心深處是個中國人，且思維方式也如同中國人一般。」參見 Carl Crow, “The Most Interesting Character I Ever Knew,” *China Rhyming: A Gallimaufry of Random China History and Research Interests* (blog), February 24, 2011, accessed December 10, 2021, <http://www.chinarhyming.com/2011/02/24/carl-crow-on-roy-anderson-the-most-interesting-man-i-ever-knew/>. 同時參見 Paul French,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Hong Kong: Hong Kong

度上，克勞、鮑威爾與索克思亦然。此外，這些人物之間亦經常透過加密電報保持資訊交流。⁶⁸更進一步而言，他們亦與其他在華外國人保持廣泛聯繫，蓋因其多為國際報刊的駐華通訊記者。因此，他們能夠向五四運動的關鍵行動者提供有關國際反應的建議，協助擬定策略，並將有利運動的資訊向國際輿論界擴散。⁶⁹除芮恩施（於此時期除外）之外，上述諸人皆積極於在華外語報刊及國際媒體撰文發聲。

這個「改進中國團體」（Betterment of China Group）公認的領袖是安德森，在該團體的內部通信中，他被以「海軍上將」（the Admiral）作為代號。⁷⁰正如芮恩施在其回憶錄中感激地指出，安德森引領他理解中國錯綜複雜的人際政治。芮恩施寫道：「安德森先生對中國人的瞭解既廣泛如其國土，亦細緻至各重要人物之個別特質，使我得以具體且個人化地切入中國事務，並暫時擱置所有籠統與預設的觀念。」⁷¹安德森以筆名布魯斯·巴克斯特（Bruce Baxter）在《北華捷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撰寫多篇重要的時評文章，其中之一即建議學生避免將抵制日貨行動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2; Roy Scott Anderson Papers (65008),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⁶⁸ 其中部分電報收藏於索克思文獻檔案，George E. Sokolsky Papers (59004).

⁶⁹ 例如，Roy Anderson, “China’s Only Hope: Restoration of Peace by the Powers Without Consulting Peking or Canto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Shanghai), May 6, 1919, 7; Bruce Baxter, “The Student Movement Possibility of An Anti-Foreign Propaganda,” *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May 17, 1919; Rodney Gilbert, “What the Students have Already Done for China,” *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January 31, 1920, 283. 索克思不僅啟發了上海許多參與抵制與罷工活動的組織，還曾在1919至1920年間擔任南北政府之間的斡旋者；參見 George E. Sokolsky Papers (59004).

⁷⁰ Donald to Sokolsky, September 21, 1920; Sokolsky to Donald, September 24, 1920; Donald to Sokolsky, October 12, 1920; and Sokolsky to Donald, November 1 and 13, 1920, George E. Sokolsky Papers (59004).

⁷¹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13.

擴大為對所有簽署《凡爾賽條約》列強所屬企業的全面抵制。他的文章對於1919年至1920年間五四運動在上海與北京的策略方向產生了深遠影響。

為了展示五四運動中外籍人士與中國主要參與者之間的個人聯繫，可舉胡適與索克思為例。索克思曾以「喬治·格拉馬達」（Georgi Gramada）與「喬治·梭克斯」（George Soks）等化名，於東亞與美國的多家報刊上發表文章。他與胡適關係極為密切。在致美國銀行拉門德的信中，索克思稱胡適為「中國知識界的領袖」。⁷²反過來，胡適也在其為索克思所撰《英文世界史大綱》（*Outline of Universal History*）（見圖19）的極為讚譽的序言中如此寫道：「1919年，他正在協助學生政府。」⁷³該書於1928年出版，旨在從東亞的視角詮釋世界歷史。索克思亦曾致函胡適，提及自身：「我有幸參與1919年的學生運動，其熱忱與對中國的忠誠，毫不遜於任何一位中國人。」⁷⁴胡佛研究所現藏二人之間自1919年至1954年所書近百封信函（見圖20、21），內容皆與中國政治局勢有關，風格頗為個人化。兩人互稱綽號，並與彼此家人往來甚密。索克思將其歷史著作各章送予胡適，請其提出意見與修正；胡適亦將其英文著述寄給索克思潤飾，以利出版。胡適曾為索克思主編的《商報》撰稿，索克思則就如何為《時代》雜誌撰文向胡適提供建議。索克思不僅是上海五四運動的關鍵人物，也積極參與推動建立一個具有合法性之全國性政府的努力。當時由商界、教育界與政界人士召開的多場會議，其發表的宣言多由索克思起草，他亦在中國商會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⁷² Sokolsky to Lamont, April 9, 1920, Thomas W. Lamont Papers, 1894-1948, box 186, Baker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Boston, MA.

⁷³ Hu, "Introduction."

⁷⁴ Sokolsky to Shih Hu, June 8, 1925, Correspondence, 1916-1962, George E. Sokolsky Papers (59004). 信件依照通信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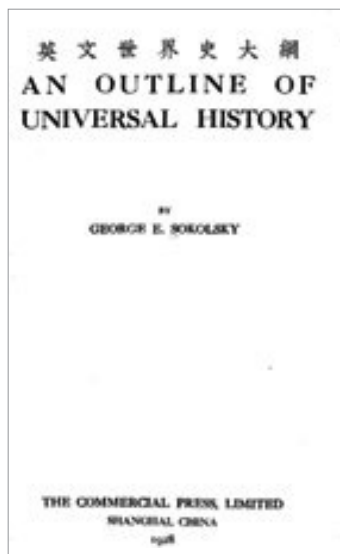


圖19 索克思 (George E. Sokolsky)，《英文世界史大綱》封面，192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圖20 索克思 (George E. Sokolsky) 致胡適信函，1921年9月23日，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與檔案館藏。⁷⁵

⁷⁵ George E. Sokolsky Papers (59004), box 64, folder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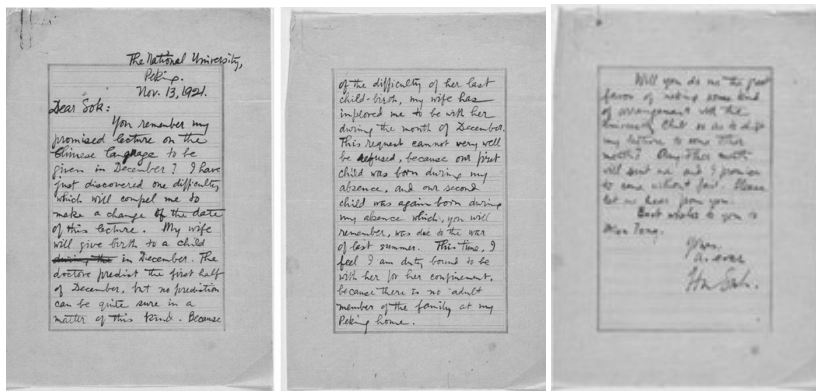


圖21 胡適致索克思 (George E. Sokolsky) 信函，
1921年11月13日，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與檔案館藏。⁷⁶

簡言之，五四運動中的中外參與者行動方式猶如一個跨國非政府組織，擁護威爾遜主義的理想，卻不受美國政治變遷的制約所拘束。

挑戰三：與拉門德對話——主權與1920年的國際銀行團

拉門德是紐約摩根銀行 (Morgan Bank) 的合夥人，該銀行當時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投資銀行 (見圖22)。在1908年中國金融聯合團 (即「新團」) 成立時，拉門德曾代表摩根銀行參與其運作。該聯合團的宗旨是防止列強以放款為名謀取在華特權，同時確保中國債務的財政可持續性。成員包括英國、法國、義大利、美國，後來也納入俄國與日本。聯合團曾同意，僅提供一筆由所有成員共同發放的貸款給中國。然而，當威爾遜於1913年就任美國總統後，拒絕對該聯合團提供政府支持，理由是擔心銀行會藉此剝削中國，導

⁷⁶ George E. Sokolsky Papers (59004), box 64, folder 9.

致聯合團迅速瓦解。隨後，威爾遜政府於1916年主導組建新的銀行聯合團。此一新聯合團旨在「協助中國發展其公共事業」，⁷⁷以防止特權性貸款的產生，特別是在日本可能利用國際資金作為對華擴張工具的背景。然而，在這個由37個成員國組成的新聯合團中，唯有日本堅持在參加前，必須將滿洲與外蒙古排除於聯合團貸款範圍之外，以維護其在該地區的利益。為了勸說日本加入聯合團，拉門德決定於1920年初親赴東亞。然而，他很快發現自己面臨兩項棘手任務：一是說服日本加入聯合團，二是讓中國相信該舉對其有利，因為這將有助於阻斷由親日政治派系資助、供奉各地軍閥勢力的秘密融資渠道。這兩項目標皆困難重重，可謂一場雙重硬仗。



圖22 拉門德（Thomas W. Lamont）於《時代》雜誌封面，
1929年11月11日。⁷⁸

⁷⁷ Thomas W. Lamont, "Banking Consortium for China as a Power for Peace: New Plan Would Check Old Order of Special Spheres of Influence, a Hotbed of International Rivalries—Status of Japan's Reservations—Promise of Far Eastern Stability,"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1920, 83.

⁷⁸ *Time*, November 11, 1929.

拉門德曾作為威爾遜總統代表團的成員，參與巴黎和會，具備一定的外交經驗。他與東亞的聯繫亦不限於銀行界，透過其私人秘書拓展至新聞界——該秘書曾任職於菲律賓的新聞機構，熟悉在華的各國外籍記者。當拉門德即將出訪東亞的消息公開後，他收到美國記者兼出版人雷亞（George Bronson Rea, 1869-1936）的來信，雷亞主動提出協助籌劃此次行程，並安排相關人脈聯繫。⁷⁹雷亞為《遠東評論》（*Far Eastern Review*）的創辦人與出版人，該刊為東亞地區礦業、建築與工程領域的主要期刊。他曾赴巴黎採訪和會，並接受了日本方面一筆可觀的資金，使其原本對日本在華政策的批評立場轉為支持。⁸⁰若干年後，雷亞更成為代表「滿洲國」在華盛頓遊說的顧問——該政權為日本在滿洲所設立的傀儡國。在不知情雷亞曾接受日本金援的情況下，索克思亦曾致函拉門德。儘管該信件主要針對拉門德先前撰寫的一篇文章提出批評，二人卻由此建立起密切聯繫。最終，正是索克思負責安排拉門德在中國的接觸網絡。自此之後，哈佛大學所藏檔案顯示，拉門德與「改進中國團體」（Betterment of China Group）其他成員如密勒、安德森及克勞之間的通信日益頻繁，而與雷亞則未再往來。這一選擇可被解讀為一項政治立場的展現：即拉門德選擇與推動中國自主改革的團體合作，而非與支持日本利益或親日政治派系者結盟。

在上海，索克思為拉門德安排了與各類政治勢力的會晤，從孫中山（1866-1925）到各地軍閥再到銀行界人士，皆涵蓋其中。不僅如此，索克思亦安排他與學生聯合會進行會面。這場會談的現場記錄，刊載於美國雜誌《世界工作》（*The World's Work*）中，內

⁷⁹ 雷亞（George Bronson Rea）曾多次致函拉門德及其秘書伊根先生（Mr. Egan），並向二人寄送其著作，此書主張加強與日本的聯繫；雷亞同時譴責國際銀行團對華政策，並積極為日本的擴張主義立場辯護這些信件可見於George Bronson Rea to Thomas W. Lamont and Mr. Egan, Thomas W. Lamont Papers, box 186.

⁸⁰ Selle, *Donald of China*, 217-220.

容極為生動。⁸¹在中國的公開聲明與私下討論中，拉門德一再強調建立一個具合法性的中央政府之必要性，並主張應設立一個中央軍政部門，以有效統一並削減林立的軍隊。他同時強調應建立金融擔保機制，使銀行得以向國際市場發行債券，籌措資金。此一構想意味著必須對中國政府的財政運作施以某種程度的監管。然而，學生聯合會對銀行聯合團持強烈反對態度，認為該機構是國際資本壟斷中國信貸的陰謀，意圖透過控制中國財政來實施外國干預，並將日本納入以分享其戰略利益與經濟收益。⁸²

當拉門德抵達上海時，坊間流傳學生將砸其下榻飯店之流言。身為一位老練的外交官，他並未要求警方保護，而是邀請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前來共飲下午茶。共有三十位學生應邀出席，其中十位為女性，拉門德則在夫人與隨行人員的陪同下接待他們。在會談中，拉門德主張，將日本納入銀行聯合團，反而有助於防止其私下向中國各地政要放款，從而建立對外債運作的規範與控制機制，這對中國有實質利益。他同時強調，聯合團提供的貸款將僅限於政府用於

⁸¹ 該雜誌最初於1900年由華特·海因斯·佩吉（Walter Hines Page，1855-1918）創辦，他當時擔任道布爾戴－佩吉（Doubleday Page）出版社合夥人，雜誌則於1932年併入《評論中的評論》（*The Review of Reviews*）。Jesse Lynch Williams, “How T. W. Lamont Got the Consortium Formed. The Dawn of a New Day in the Orient, with an End to Japanese Aggressions and Other Foreign Spheres of Influence. Some New Ideas on the Proper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Oriental,” *World's Work* (1921): 452-464.

⁸² Thomas W. Lamont, *Across World Frontiers*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 1951), 238-239; Jesse Lynch Williams, “How T. W. Lamont Got the Consortium Formed,” *The World's Work* (March 1921): 454-458. 部分在美留學的中國學生亦對該銀行團表示不安。例如，《中國留美學生月報》（*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第16卷第5期（1921年3月）整期皆探討此一議題，其中〈中國人民為何反對銀行團借款〉等文章，即反映出當時普遍的不信任情緒。“Why the Chinese People Object to the Loans from the Consortium,”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6, no. 5 (March 1921): 330-331.

規劃完善的公共基礎建設項目，不會與民間企業貸款形成競爭。然而，他也指出，由於債券須於國際市場銷售，因此需具備相應的擔保機制，否則將無人購買。這場激烈的討論持續逾兩小時，最終拉門德成功說服學生代表接受其觀點。此次拉門德在上海與學生坦誠對話的事實，似乎促使北京政府釋放了部分先前因組織與參與抗議活動而被逮捕的學生。⁸³

隨後，拉門德前往北京。索克思建議他與胡適會面，並致函胡適促成此事。⁸⁴拉門德在北京會晤多位重要政要，包括大總統、國務總理及若干部長，在此行程中也與胡適及學生聯合會代表進行了一場長談。此會議記載於胡適日記中，他在頁邊註記：「我們談了很久。我與學生代表一同前往。」⁸⁵當時，學生群體已成為輿論場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被視為國家未來的代表，因而值得國際社會關注。胡適在會後寫道：「我們談了很久。他（拉門德）所說的話讓我感到十分沮喪。」⁸⁶顯然，拉門德與中國高層官員的會談，使他深感中國短期內難以實現具合法性且高效的治理。拉門德此行，在索克思、胡適及其他人士的協助下，成功扭轉「新中國青年」對銀行聯合團的負面觀感，儘管當時中國境內受日本操控的報刊仍不斷散播錯誤資訊。儘管彼時中國並無一個能提供有效金融擔保、以確保債券具備市場吸引力的政府，因此並未實際發放任何貸款，然而銀行聯合團的設立仍在政治層面產生重大影響——它削弱了各派系與軍閥藉由外援取得資金的能力，改變了權力與資源分配的格局。當拉門德完成任務、成功說服日本無條件加入銀行聯合團後返回美國，不少中國學生在美各大高校的聯誼組織紛紛致函邀請他演講，來信措辭極為讚譽，顯示其外交努力頗具成效。⁸⁷數月之後，拉門

⁸³ Lamont, *Across World Frontiers*, 239.

⁸⁴ Sokolsky to Lamont, April 9, 1920, Thomas W. Lamont Papers, box 186.

⁸⁵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2004年），頁684-685。

⁸⁶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頁685。

⁸⁷ 1920年12月11日，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學生俱樂部致邀請函：「……謹

德又發起一場大規模的華北救饑荒行動，展現其對於促進中國發展的持續承諾。⁸⁸

對銀行聯合團的反對，直接源自五四運動政治訴求的兩大核心支柱：主權意識，以及對日本構成主要威脅的判斷。中外五四運動參與者之間的合作，促成了面對面交流的機會，也使拉門德的言論能夠透過媒體廣泛傳播，從而使相關議題獲得更深入且更具層次的理解，並促使人們接受一種策略——儘管表面上對許多人而言，該策略看似與舊式帝國主義政策無異。

第四項挑戰：1921年阻撓美國參議院批准 《巴黎和約》

關於以下兩項挑戰的說明，我們可參考羅贊斯基（Mordechai Rozanski）於1974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中所提供的精彩文獻資料。⁸⁹第四項挑戰即是美國對《巴黎和約》的批准問題。針對此項與接下來的兩項挑戰，凱恩（Albert E. Kane）、法蘭奇（Paul French）、孔華潤等學者也提供了基於檔案研究的深入論述。⁹⁰如眾所周知，美國最終並未加入國際聯盟，但參議院也拒絕批准《巴黎和約》的其餘部分。這一拒絕態度，使得有關山東問題的未來談判仍保有空間。美國駐華大使芮恩施的繼任者柯蘭堅

尋機會以向偉大銀行團之創建者暨國際福祉之卓越推動者致敬……本會於兩個月前即已發起賑災募款基金……能夠在閣下領導之下，由美國各界領袖發起全國性募捐運動，深感無上榮幸。」Thomas W. Lamont Papers, box 186.

⁸⁸ 參見Andrew James Nathan, *A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65).

⁸⁹ Rozanski, "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⁹⁰ Albert E. Kane, *China, Power and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7); French, *Carl Crow*; Cohen, *The Chinese Connection*.

信，阻止山東條款被國際接受的唯一途徑，就是讓整部《巴黎和約》的批准過程徹底失敗。當時，美國參議院內部對總統威爾遜已存在強烈的反對聲浪，使此策略的成功機率大為提升。柯蘭身為富裕的繼承人，因而出資聘請記者密勒赴美展開一場媒體宣傳運動，意圖徹底扳倒該項協議。⁹¹

密勒在美國逗留數週，透過公開訪談、小冊子與備忘錄，積極發動輿論戰以破壞《巴黎和約》的簽署。他主張，山東條款對中國而言不可接受，且違背國際正義原則。在參議院對威爾遜的強烈反感與密勒所提供的有力論據雙重影響下，整份條約最終遭到否決。一年後，美國與德國另行簽訂和平條約，正式結束戰爭。此舉亦為美國重返山東問題談判開啟契機。雖然美國最終放棄包括國際聯盟在內的整體條約，對許多美國人而言不無痛苦，卻對中國而言構成一項重大突破。

在這場政治博弈中，柯蘭與密勒巧妙運用媒體，發揮了顯著效果，然而在此關鍵節點上，幾乎未見中國方面的直接參與。本應令人預期的是，在五四運動爆發僅兩年後，此一涉及民族自決的議題應當成為中國政府及社會中堅持自主立場者的首要關切；然而，這場關鍵性的發展卻在中國報界與輿論中幾近被忽視。在推動五四政治訴求的進程中，真正發揮行動效力者，完全是外國人士。

第五項挑戰：1921年阻撓英日同盟續約

英日同盟始於1902年，原訂於1922年屆期，並於1921年啟動續約談判。根據該同盟，英國與日本互相承認對各自勢力範圍內的海權主導地位。若同盟得以續存，意味著英國在日本於中國的行動問題上將保持旁觀態度，亦符合其維護本國在華治外法權利益的戰略

⁹¹ Rozanski, "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282-293.

考量。然而，該同盟包含一項關鍵條款，最終成為其致命弱點：若日本或英國捲入戰爭，另一方須提供援助。隨著日美衝突的可能性日益升高，這條款使得包括加拿大與澳洲在內的前英國殖民地——雖然此時已為主權獨立國家，但仍在條約義務下需援助英國——可能被迫捲入與美國的戰爭。正因如此，柯蘭再次展開行動。

在此一行動中，柯蘭與中國外交部的顧維鈞（Wellington Koo / Vi Kyuin Koo, 1887-1985）及其他相關人士進行了策略協商。他同時聘請了一位專業宣傳家辛博森（Lennox Simpson，又名Patenan Weier, 1877-1930），即以筆名「帕特南·威爾」（Putnam Weale／帕特南·威爾）發表作品的人士。辛博森為英國籍，此一身分對該計畫極具助益。他隨即前往倫敦，在一場即將討論英日同盟續約問題的大英國協會議期間展開工作。⁹²



圖23 辛博森（Lennox Simpson），1907年，照片，《書人》。⁹³

⁹² Rozanski, “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343-344.

⁹³ *The Bookman* 25, no. 8 (1907): 569.

基於英國可能正推動英日同盟的續約，柯蘭將策略重點放在大英帝國的自治領土——如加拿大、澳洲等國。他的論點是：倘若日本與美國之間爆發戰爭（這一情勢當時已逐漸浮現），英國是否真願意介入一場與美國為敵的戰爭？⁹⁴這一質疑引發了自治領地的強烈反感，加拿大與澳洲明確表示，若真有此一衝突，他們將不願隨英國捲入戰事。此時，美國總統哈定（Warren G. Harding，1865-1923）提出一項替代方案，建議召開國際會議，以遏止太平洋地區已然開啟的軍備競賽，並基本上將各國海軍艦隊與海軍設施凍結在現有規模。相較於英日之間的雙邊同盟，這一方案提供了一種更可接受的多邊合作機制，尤其是在美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已然崛起為主導力量的背景下。雖然中國外交部部分官員在此過程中曾被諮詢，但無論是在策略構思還是具體執行層面，阻止英日同盟續約的主導者皆為柯蘭。他極可能與密勒及安德森協同籌劃，並由帕特南·威爾（Putnam Weale，即 Bertram Lenox Simpson 的筆名）透過一場針對英國自治領領袖的高明宣傳戰術予以實踐。

第六項挑戰： 在1922年華盛頓海軍會議中收回山東

1921年底至1922年初舉行的華盛頓海軍會議，其核心目標是由列強共同達成軍備凍結協議。該協議禁止日本在太平洋地區建設大規模海軍設施，以免切斷美國與遠東地區之間的補給與通訊線。然而，山東問題並不在正式議程之列。中國作為次要國家被邀請參會，並被安排與日本就山東問題進行平行談判。此時中國的國際地位處於低谷。會議召開前數日，中國出現債務違約；而北洋政府亦在會議期間內外交困。美國政府曾強烈建議中國代表團應代表全國，而非僅代表南方或北方勢力。⁹⁵安德森、索克思與端納曾試圖

⁹⁴ Rozanski, "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343.

⁹⁵ 在1920年代，直至國民黨於1927年實現中國統一之前，中國北方由各個軍閥派系割據掌控，而南方則由效忠孫中山及其國民黨的政治與軍事勢力所主導。

推動由「人民代表」而非派系代表組成代表團，但未獲成功。⁹⁶最終，南北雙方未能達成一致，各自派出代表團參會。華府方面正式承認北洋政府所派遣的代表團，而廣東方面則透過傳單、小冊子與遊說手段對其展開攻擊。當北洋政府一度無法籌措代表團赴美經費時，密勒曾致信拉門德，建議由摩根銀行資助其差旅開銷，但拉門德拒絕了這一提議。

「改進中國團體」（Betterment of China Group）對當時中國學生日益高漲、但未加區分的反外情緒深感沮喪，並對學生關注如性解放等「瑣事」而非山東歸屬問題表達不滿。索克思致信端納稱，或許該是他們「再次發動學生運動」的時候。他亦致信拉門德，當北洋政府似乎無力籌措赴華盛頓特使團的差旅經費時，密勒致信拉門德，建議由摩根銀行代為支付相關費用，但拉門德予以拒絕。⁹⁷所謂「改進中國團體」對學生們日益高漲、卻未加區分的反外情緒感到挫折，亦對學生間對性解放等「瑣事」的興趣日增而感不滿，因為此時中國社會對於山東問題的未來卻毫無關注。索克思致信端納，表示或許是時候「重新發動學生運動」。⁹⁸他亦致函拉門德稱，若發現中國代表團在談判中屈從於日本的任何證據，亟需一封機密電報，因為1919年的群眾抗議正是由類似電報引發。⁹⁹索克思在上海發動了一些示威活動，以施壓華盛頓會議中的中國代表，但在中國其他地區，卻未見類似行動的呼應。¹⁰⁰

⁹⁶ Sokolsky to Donald, October 12, 1920, George Sokolsky Papers (59004) ; Sokolsky, "Interview with Anderson for Publication in *The Journal of Commerce*," Shanghai, August 15, 1921, George E. Sokolsky Papers (59004).

⁹⁷ Lamont to Millard, August 5, 1921, Thomas W. Lamont Papers, box 1861.

⁹⁸ Sokolsky to Donald, May 25, 1921; Donald to Sokolsky, May 27, 1921, George E. Sokolsky Papers (59004).

⁹⁹ Sokolsky to Lamont, August 4 and September 1, 1921, George E. Sokolsky Papers (59004).

¹⁰⁰ Sokolsky to Donald, October 15, 1921 [corrected date: October 25], George E. Sokolsky Papers (59004).

然而，出席華盛頓會議的北洋政府代表——包括來自外交部的顧維鈞、國際法院法官王寵惠（1881-1958），以及施肇基（Alfred Sao-ke Sze, 1877-1958）——皆曾參與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並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儘管他們在國內缺乏廣泛的民意支持，卻透過提出一系列應為各方所接受的原則，使日本代表陷入守勢。當中日談判陷入僵局之際，美國國務卿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 1862-1948）與英國外相貝爾福（Arthur Balfour, 1848-1930）極力施壓，促使日本同意將山東主權全面歸還中國。¹⁰¹然而，中方亦欲一併廢除的治外法權制度，最終未被觸及，因列強普遍認為，在當時政局混亂的中國，尚無法保證外籍人士獲得公正審判與正當法律程序。儘管山東回歸在不久前曾是引發五四運動的導火線，然而當其實現時，中國社會卻反應冷淡，令「改進中國團體」備感失望與錯愕。

由於美國並未批准《巴黎和約》，其代表在華盛頓會議上得以自由主張山東應歸還中國，尤其是因為日本在山東建立控制的行徑已遠超巴黎協議所授權的範圍。儘管索克思等人投入大量心力，國內要求山東回歸的輿論壓力仍相當有限。然而，中國代表展現出高超的外交技巧，善用各列強對日本大國野心日益升高的警惕情緒，同時堅守威爾遜主義的原則。在其關鍵的備忘錄中，多處內容顯示對美國（而非英國）法律的熟悉，因而有人推測此文乃由芮恩施、安德森或密勒協助起草。此一說法被日方代表積極援引，卻遭中方代表斷然否認。

¹⁰¹ G. Zay Wood, *The Shantung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22), 239-240.

挑戰七：堅持路線——美國中國資訊委員會

儘管對中國屢感挫折，「改進中國團體」中的若干核心成員仍堅定支持對抗日本的事業。1930年代初期以後，當日本擴張在華領土的野心再度膨脹時，該團體設立了「美國在華資訊委員會」（American Information Committee），由克勞、鮑威爾與端納等人積極參與。委員會出版並廣泛散發多種批評日本的宣傳小冊（見圖24），今日在美國各大圖書館中均可見其蹤跡，當年皆為免費寄贈。此委員會可視為索克思所領導之「中國資訊委員會」（China Information Committee）的延續，其成員皆為美國人。其主要目標是喚起反日輿論，尤其是在美國國內，也包括在華的外籍群體，藉此對抗日本方面高調且資金充裕的輿論攻勢，避免美國被拉攏至日本陣營。該委員會的通訊地址為上海愛德華七世大道160號，亦即克勞廣告公司的所在地。

克勞早年曾擔任美國「公共資訊委員會」在華分部的負責人。關於此委員會中其他積極參與者的姓名，我們所知甚少，但可以確定的是，「改進中國團體」的其他成員仍持續沿著既有路線行動。端納最終成為蔣宋美齡的私人秘書，並在招募董顯光（Xianguang Tong / Hollington Tong, 1887-1971）方面發揮關鍵作用。董顯光為受美國教育的新聞人與外交官，後來主持國民黨的對外宣傳機構，主要針對美國輿論進行宣傳工作。¹⁰²美國記者鮑威爾亦為該機構中的外籍工作人員之一。兩人皆因此付出代價，雙雙被列入日本的「通緝名單」。端納在印尼被日軍拘留，惟日方始終未發現其真

¹⁰² Selle, *Donald of China*, 367; Shuge Wei, “News as a Weapon: Hollington To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Guomindang Centralized Foreign Propaganda System, 1937-1938,”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9, no. 2 (2014): 118-143. 董顯光於1913年自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生院首屆畢業。

實身分，戰後得以出營，但身患末期癌症；鮑威爾則遭識別、逮捕並囚禁於上海，戰後返美時已雙足截肢。¹⁰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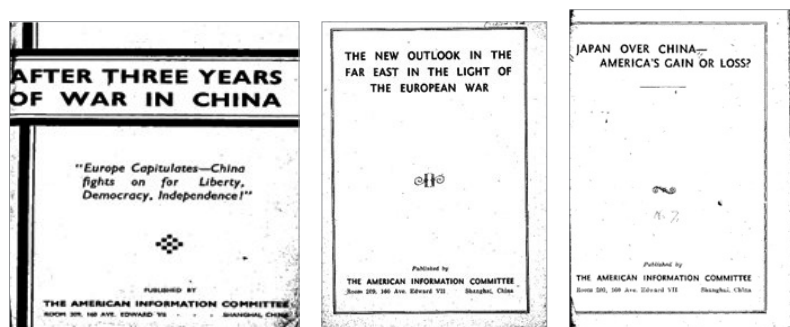


圖24 美國資訊委員會（American Information Committee）
出版之小冊子，1940年、1939年、1939年，
由美國資訊委員會私印。¹⁰⁴

結論

若我們將五四運動的政治訴求界定為爭取中國的自決權以及反對日本對中國控制權的擴張，則可觀察到有一群外國人積極參與其中。他們關注的焦點並非本國不斷變動的政策，而是致力於支持中國的利益。

五四運動在文化與政治層面上，皆有意識地作為國際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部分。在政治方面，其理念與當時的文化思潮一致，皆將威爾遜主義理想化，視其為通往主權、民主與和平的途徑。運動參

¹⁰³ Selle, *Donald of China*, 350-368; “Yun Gee’s Portrait of Journalist John B. Powell,” *School of Journalism Bulletin* 94, *University of Missouri Bulletin* 45, no. 10 (1944).

¹⁰⁴ American Information Committee, pamphlet, 1939-1940, privately printed by 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Committee.

與者的理解是，透過著述、行動等形式，在國內外公共領域展開宣傳，對於維護國家利益至關重要，這樣的舉措有助於防止黑箱外交所帶來的不利協議。

該運動必須設法彌補在傳播、資訊與宣傳資源上，與日本及西方列強之間的嚴重不對稱。為克服此一劣勢，運動仰賴一群同情其訴求的外國參與者。這些人士具備豐富的國內外知識與人脈，並活躍於媒體傳播領域。他們不僅為運動所接納，亦實際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提供策略指引、資訊資源，並協助散播國際宣傳。他們充分利用美國官方所能提供的一切支持，即使在美方未予協助的情況下，亦持續提供援助。

中國的政治與社會領袖，以及對五四運動抱持同情態度的外國人士，皆深知中國在維護領土完整與推動經濟發展方面，仰賴外國援助。他們投注大量心力，致力說服美國公眾相信，對中國的支持——而非站在日本一方——實則符合美國在經濟與安全上的核心利益。儘管部分外國人因失望而離開，甚至有人轉而支持日本，中國仍得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維繫這些外籍人士中許多人強烈而持久的情感投入。

由於主權、民主與和平等崇高目標所賦予的正當性，使得宣傳作為一種論述形式在中國未曾受到質疑。其代價則是：宣傳元素逐漸滲透並深植於中國的文學、藝術與學術之中，並延續至今，仍被視為具有內在正當性的表達方式。

徵引書目

- 伍德羅·威爾遜 (Thomas Woodrow Wilson) 著，蔣夢麟譯：《美國總統威爾遜參戰演說》，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年。
- 林毓生：《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
-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2004年。
- 茅盾：〈「五四」運動的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報告〉，收於茅盾著，《茅盾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頁213-248。
- 唐敬杲編：《新文化辭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
- American Information Committee. Pamphlet. 1939-1940. Privately printed by 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Committee.
- Anderson, Roy. "China's Only Hope: Restoration of Peace by the Powers Without Consulting Peking or Canton." *North China Daily News* (Shanghai), May 6, 1919.
- Baxter, Bruce. "The Student Movement Possibility of An Anti-Foreign Propaganda." *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May 17, 1919.
- Bernays, Edward. *Propaganda*. New York: H. Liveright, 1928.
- Callahan, William A. "National Insecurities: Humiliation, Salv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Alternatives* 29 (2004): 199-218.
- Carl Crow Papers, 1913-1945 (C0041). 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Missouri, Columbia, MO.
- Cohen, Warren I. *The Chinese Connection: Roger S. Greene, Thomas W. Lamont, George E. 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Creel, George. *How We Advertise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 Publisher, 1920.

- Crow, Carl. "The Most Interesting Character I Ever Knew." *China Rhyming: A Gallimaufry of Random China History and Research Interests* (blog), February 24, 2011. Accessed December 10, 2021. <http://www.chinarhyming.com/2011/02/24/carl-crow-on-roy-anderson-the-most-interesting-man-i-ever-knew/>.
- Crow, Carl. *China Takes Her Plac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4.
- . *I Speak for the Chines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7.
-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Milena, and Oldřich Krá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Milena, ed., *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
- French, Paul. *Carl Crow—A Tough Old China Hand: The Life, Times, and Adventures of an American in Shangha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George E. Sokolsky Papers (59004).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 Gilbert, Rodney. "What the Students have Already Done for China." *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January 31, 1920.
- Hu, Shih.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The Haskell Lectures 193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 John Benjamin Powell Papers (C3663).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Missouri, Columbia, MO.
- Kane, Albert E. *China, Power and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7.

- Lamont, Thomas W. *Across World Frontiers*.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 1951.
- . “Banking Consortium for China as a Power for Peace: New Plan Would Check Old Order of Special Spheres of Influence, a Hotbed of International Rivalries—Status of Japan’s Reservations—Promise of Far Eastern Stability.”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1920.
- Le Bon, Gustave. *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 Paris: Alcan, 1894.
- . *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Paris: Alcan, 1907 [1895].
- . *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 New York: Macmillan, 1898.
- Lee, Leo Ou-fan. “*Xin wenhua cishu*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 An Exploratory Reading.” In *China and the World—the World and China*, vol. 3,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edited by Barbara Mittler, Joachim Gentz, Natascha Gentz, and Catherine Yeh, 41-51. Gossenberg: Ostasien, 2019.
- Lin, Yusheng.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 Link, Perry.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Los Angeles Times Photographic Archives. UCLA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Charles E. Young Research Library, Los Angeles, CA.
- Manela, Erez. “Imagining Woodrow Wilson in Asia: Dreams of East-West Harmony and the Revolt against Empire in 191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no.5 (2006): 1327-1351.
- .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asini, Federic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Mittler, Barbara. “Useful New Knowledge for Everyone to Digest? Transcultural Remakings of the *Encyclopedic in the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 (*Xin wenhua cishu* 新文化辭書, Shanghai 1923).” In *China and the World—the World and China*, vol. 3,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edited by Barbara Mittler, Joachim Gentz, Natascha Gentz, and Catherine Yeh, 25-40. Gossenberg: Ostasien, 2019.
- Nathan, Andrew James. *A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65.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Photographs Collectio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 1942.
- Powell, John B., ed. *Who's Who in China*. 3rd ed.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
- , ed. *Who's Who in China*. 4th ed.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31.
- Reinsch, Paul S.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1913-1919*. Garden City, NY: Page & Company, 1922.
- Roy Scott Anderson Papers (65008).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 Rozanski, Mordechai. “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00-1925.”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4.
- Schmidt, Hans. “Democracy for China: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Diplomatic History* 22, no. 1 (1998): 1-28.

- Selle, Earl Albert. *Donald of China*.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48.
- Sichel, Edith Helen.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H. Holt and Company, 1914.
- Sokolsky, E. George. *An Outline of Universal History*.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8.
- The Bookman*. Vol. 25, no. 8 (1907).
- The World's Work*. Vol. 18, no. 5 (September 1909).
- The World's Work*. Vol. 35, no. 2 (December 1917).
- Thomas W. Lamont Papers, 1894-1948. Baker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Boston, MA.
- Time*. November 11, 1929.
- Wagner, Rudolf G. "The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edited by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66-12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 Wang, David Der-wei.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8-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Wei, Shuge "News as a Weapon: Hollington To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Guomindang Centralized Foreign Propaganda System, 1937-1938."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9, no. 2 (2014): 118-143.
- "Why the Chinese People Object to the Loans from the Consortium."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6, no. 5 (March 1921): 330-331.
- Williams, Jesse Lynch. "How T. W. Lamont Got the Consortium Formed. The Dawn of a New Day in the Orient, with an End to Japanese Aggressions and Other Foreign Spheres of Influence. Some New Ideas on the Proper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Oriental." *The World's Work* (March 1921): 452-464.

Wood, G. Zay. *The Shantung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22.

Yamagoshi, Toshihiro. "The Media Wars: Launch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World War I and the American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China, Led by P. S. Reinsch and Carl Crow." n.d. Geocities, Digital Archive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Accessed April 1, 2022. http://www.sino.uni-heidelberg.de/cgi-bin/webkat_imperia/regsrch.pl?wert=yamagoshi,+toshihiro&recnums=1328&index=1:&db=dachs.

Yu, Ying-shih. "Neither Renaissance nor Enlightenment: A Historian's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edited by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299-32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Yun Gee's Portrait of Journalist John B. Powell." *School of Journalism Bulletin* 94, *University of Missouri Bulletin* 45, no. 10 (1944).

李 飛：〈五四運動：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起點〉，《紅旗文稿》，2021年6月15日，求是網，網址：http://www.qstheory.cn/dukan/hqwg/2021-06/15/c_1127564322.htm，檢索日期：2022年9月6日。

周自齊，1910年，照片，Wikimedia Commons，網址：https://en.m.wikipedia.org/wiki/File:Zhou_Zi_qi.jpg，檢索日期：2022年9月6日。

金沖及：〈五四運動：偉大的歷史轉折點〉，《人民日報》，2009年5月4日，中國新聞網，網址：<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05-04/1674153.shtml>，檢索日期：2022年9月6日。

胡適，1917年，照片，Wikimedia Commons，網址：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u_Shih_1917.jpg，檢索日期：2022年9月6日。

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與宋美齡（蔣介石夫人），1936年，照片，Wikimedia Commons，網址：<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5%AE%8B%E7%BE%8E%E9%BE%84%E4%B8%8E%E7%AB%AF%E7%BA%B3.JPG>，檢索日期：2022年9月6日。